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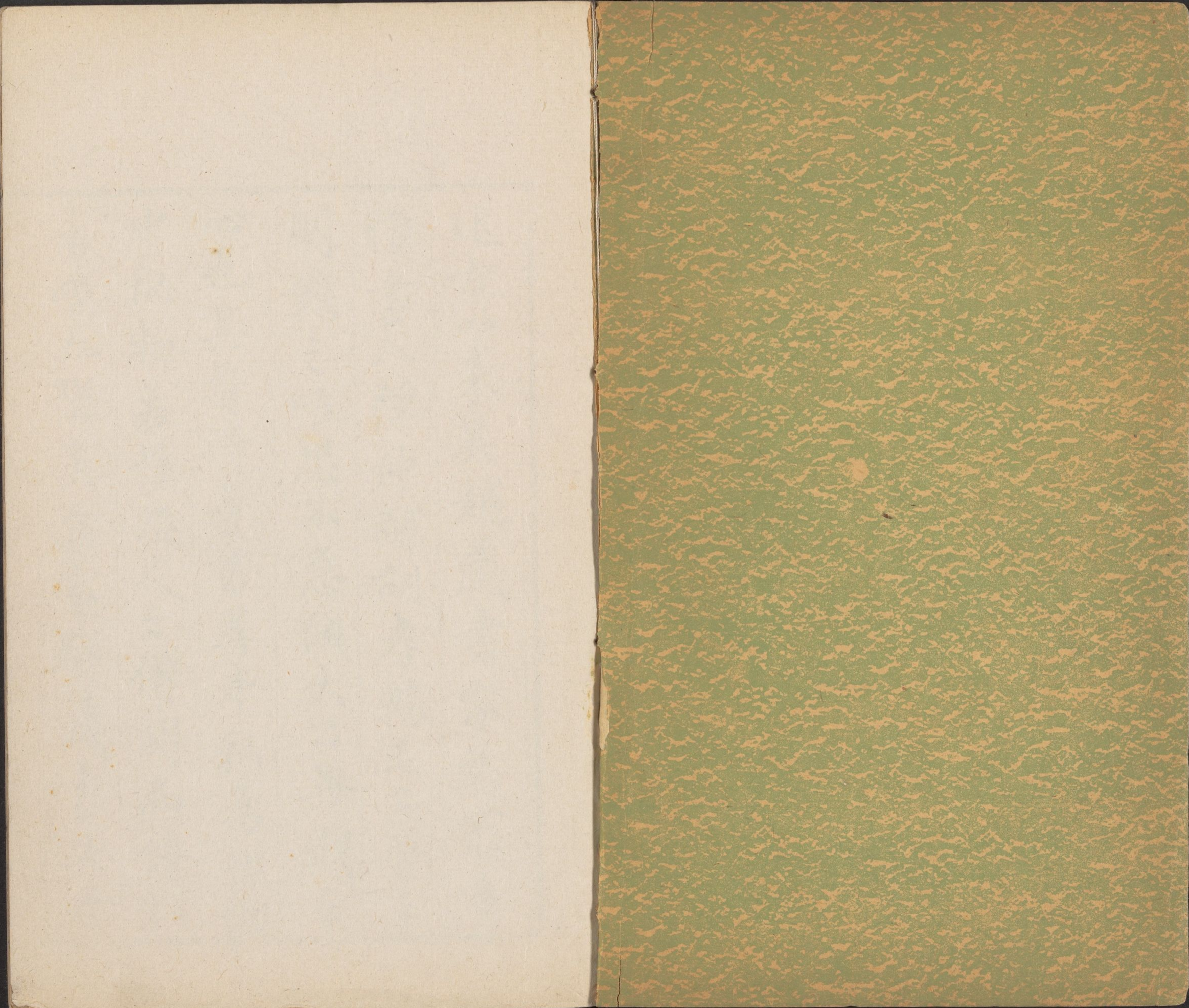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8 1932

T CHL 5100/4216





近古以來吳越藏書家為最多
惟書入陳仲醇胡孝轅毛子晉手
則鑄之唯恐不急誠大公無我之
心也其有得奇書異本私為縹緗
中秘物若惟恐人之借閱而傳抄
者嗚呼隘矣余家解藏書又力

不能多購然唯好之深故十餘年
來得於書攤賈人者頗亦有出於
前人所見之外計海內藏書家其插
架當必百倍苟盡如陳胡毛諸君
子用心古書豈患湮沒鄙人此刻
為之拋磚云爾軋隆己丑花朝後

七日梅谷陸烜題於晉山

奇晉齋叢書目錄

松牕雜錄

唐李潛撰

灌畦暇語

唐撰人闕

平巢事蹟考

宋撰人闕

采石瓜州斃亮記

宋蹇駒撰

鶴山筆錄

宋魏了翁撰

臨溪隱居詩話

宋魏泰撰

北牕炙輠錄二卷

宋施彥執撰

Table with multiple columns and rows, mostly containing faint, illegible text.

文山題跋

宋文天祥撰

遺山題跋

金元好問撰

大理行記

元郭松年撰

雲煙過眼續錄

元湯允謨撰

寓意編

明都穆撰

快雪堂漫錄

明馮夢禎撰

筆塵

明莫是龍撰

雲間雜誌三卷

明撰 人闕

雲南山川志

明楊慎撰

目錄終

書目

書目

松牕雜錄序

濬憶童兒時卽歷聞公卿間叙國朝故事次兼多
語其有事特異者取其必實之跡暇日輟成一小
軸題曰松牕雜錄

松牕雜錄

唐李濬撰

平湖陸烜訂

玄宗先天中再平內難後以中外無事銳意政理
好於觀書迨自周漢以來有所未及者必欲盡
舉之帝既勤書海內之風翕然率化尤注意於
起居注先天開元中皆選當時鴻儒或真正之
士充之若有舉其職者雖十數年猶載筆螭頭

惜不欲去則遷名曹郎與兼之自先天元年至
天寶十一載冬季起居注撰成七百卷內起居
注撰成三百卷內起居注自開元二年春因上
幸寧王宅叙家人禮至於樂奏前後酒食沾賚
上無自專皆令稟於寧王教上曰大哥好作主
人阿瞞但謹爲上客上在禁中嘗自稱阿瞞以是極歡而
罷明日寧王率岐薛已下同奏曰臣聞起居注
必記天子言動臣恐左右史不得天子闔行極

庶人之禮無以允示萬代臣請自今後臣與兄
弟各輪日載筆於乘輿前得以行在紀敘其事
四季則用朱印聯名牒送史館然皆依外史例
悉上聞庶明臣等守職如螭頭官上以八分書
日本國紙爲答辭甚謹慨然悉允所奏自是天
寶十載冬季以成三百卷率以五十幅黃麻爲
一編用雕檀軸紫龍鳳綾標書成寧王上請自
部納於史閣上命賜以酒樂共宴侍臣於史館

上寶惜是史尤甚因命別起大閣以貯之及祿
山隘長安用嚴高計未升殿官先以火十炬猛
焚是閣不移時灰滅故玄宗實錄百不叙及三

四以是人間傳記者尤鮮

祿山謀臣
嚴莊高尙

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卽今牡丹也

開元天寶
花呼木芍

藥本記云禁
中爲牡丹花

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

植於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月
夜召太真妃以步輦從詔特選梨園弟子中尤

者得樂十六色李龜年以歌擅一時之名手棒

檀板押衆樂前欲歌之上曰賞名花對妃子焉

用舊樂詞爲遂命龜年持金花牋宜賜翰林學

士李白進清平調詞三章白欣承詔旨猶苦宿

醒未解因援筆賦之雲想衣裳花想容春風拂

曉露華濃若非羣玉山頭見會向瑤臺月下逢

一枝紅艷露凝香雲雨巫山枉斷腸借問漢宮

誰得似可憐飛燕倚新妝名花傾國兩相歡長

得君王帶笑看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
闌干龜年遽以詞進上命梨園弟子約畧調撫
絲竹遂促龜年以歌太真妃持頗梨七寶盃酌
西涼州蒲萄酒笑領意甚厚上因調玉笛以倚
曲每曲遍將換則遲其聲以媚之太真飲罷飾
繡巾重拜上意龜年常話於五王獨憶以歌得
自勝者無出於此抑亦一時之極致耳上自是
顧李翰林尤異於他學士會高力士終以脫烏

皮六縫爲深恥異日太真妃重吟前詞力士戲
曰始謂妃子怨李白深入骨髓何拳拳如是太
真妃因驚曰何翰林學士能辱人如斯力士曰
以飛燕指妃子是賤之甚矣太真頗深然之上
嘗欲命李白官卒爲官中所捍而止

玄宗幸東都偶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
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發歎數四謂一行曰吾
甲子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

神龍錄 四
祚無疆及西行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
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
里橋上因追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
矣

上好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
戲語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
經者幡綽奏曰臣能知之且曰今三丞相悉善
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

學不聞有通馬經者爾焉得之幡綽曰臣日日
沙堤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
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上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假歸京師觀時晦
跡尤用卑損會春暮豪家子數輩盛酒饌遊於
昆明池選勝方宴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
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
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因

大聲曰曾祖天子父相王臨淄郡王某也諸少年聞之驚走四散不敢復視於車服上因聯飲三銀船盡一巨餽徐乘馬而東去

上初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暇日以金飾之示於三相上再三美之時蘇頲初入相每以忠讓勵王因前進曰書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陛下深以爲誠

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不數年恩寵日衰后

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有恩幸免讒語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紫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戚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於其恩者三更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黜焉后無罪被擯六宮共

憐之

何忠何后自呼其父名也

中宗嘗召宰相蘇瓌李嶠子進見二丞相子皆童

年上近撫於赭袍前賜與甚厚因語二兒曰爾日憶所通書可奏爲吾者言之頌應曰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嶠子失其名亦進曰新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上曰蘇瓌有子李嶠無兒

德宗命李泌爲相以泌三朝顧遇禮待信用不與諸宰相等常於便殿語及玄宗朝尤惜謬用李林甫因再三歎息重言曰中原之禍自林甫始也然以玄宗英特之姿何始不察耶泌因奏曰

玄宗盛年始初已歷則天中宗多難之後雖江充將陷戾元賈后欲圖愍懷於睿宗之患無以改過也及降封臨淄旋出入閣上下郭杜之間備聞人間疾苦又以天縱英姿志除內難有漢宣之多異仗蕭王之赤城故英威一震姦寇自殪而夙尙儒學深達政經薄漢高馬上之言美武帝更僕之問自初登寶位樂近正人惟帝之難力所能舉上旣勤儉政事無不施行又得良

臣天下自化及東封之後上每覽帝籍有自多
之言用聲色爲娛漸堂階之峻故古語曰貧不
學儉而儉自來富不學奢而奢自至若以儉勤
爲志則臣下守法官無邪人及嗜慾稍深則政
亦怠矣故林甫善爲承迎上意招顧金玉託庇
左右安國委相之跡如是則百吏可知是以楊
雄言昔武帝運帑藏之財填廬山之壑未爲害
也今貨入權門甚於此矣林甫未厭仙客繼之

昔齊桓以管仲存而霸業成管仲亾而齊難作
則古人所諷見於深旨由是泌屢以是非諷之
上怡然聽從似喜所得因曰相才而又知書吾
高枕矣

大和開成中有程脩已者以善畫得進謂脩已始
以孝廉召入藉故上不甚以畫者流視之會春
暮內殿賞牡丹花上頗好詩因問脩已曰今京
邑傳唱牡丹花詩誰爲首出脩已對曰臣嘗聞

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天香夜
染衣國色朝酣酒上聞之嗟賞移時楊妃方恃
恩寵上笑謂賢妃曰妝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
盞酒則正封之詩見矣

自太和乙卯歲後上不樂事稍聞則必有歎息之
音會幸三殿東亭因見橫廊架巨軸於其上上
謂脩己曰斯開元東封圖也因命內巨軸懸於
東廡下上舉白玉如意指張說輩數人歎曰使

吾得其中一人來則吾可見開元矣由是惋惜
之意見於顏色遂命進美酌盡爵促步輦歸寢
殿開成永諸錄中叙上語李右相曰吾思天下
事難理則進飲醲酎以自醉解

狄仁傑之爲相也有盧氏堂姨居於午橋南別墅
姨止有一子而未嘗來都城親戚家梁公每遇
伏臘晦朔脩禮甚謹嘗經甚雪多休暇因候盧
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膳味進

於北堂顧揖梁公意甚輕簡公因啟姨曰某今
爲相表弟有何樂從願悉力以從其旨姨曰相
自貴爾有一子不欲令其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姚崇爲相忽一日對於便殿舉左足不甚輕利上
曰卿有足疾耶崇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
因前奏張說罪狀數百言上怒曰卿歸中書宜
宜與御史中丞共按其事而說未之知會朱衣
吏報午後三刻說乘馬先歸崇急呼御史中丞

李林甫以前詔付之林甫語崇曰說多智謀是
必困之宜以劇地崇搆曰丞相得罪未宜太偏
林甫曰公必不忍耶說當無害林甫正將詔付
於御史中路以馬墜告假說之未遭崇搆也前
旬月有教授書生私通於侍婢最寵者會擒得
姦狀以聞於說說怒甚將窮獄於京兆尹書生
勵聲曰覩色不能禁亦人之常情也公貴爲相
豈無緩急有用人乎斯於一婢女耶說奇其言

而釋之以侍兒與歸書生一跳跡去旬月餘無所聞知忽一日直訪於說憂色滿面且言某感公之恩思有謝者久之今方聞公爲姚相國所構外獄將具公不知之危將至矣某願得公平生所寶者用計於九公主必能立釋之說因自歷指狀所寶之物書生告云未足解公之難又凝思久之忽曰近有雞林郡夜明簾爲寄信者書生曰吾事濟矣因請手扎數行懇以情言遂

急趨出逮夜始及九公主邸第書生具以說旨言之兼用簾爲贄且請公主曰上獨不念在東宮時思必始終恩加張丞相乎而今反用快不利張丞相之心耶明且公主入謁具爲奏之上感動急命高力士就御史臺宣前所按事並宜罷之書生亦不再見張丞相矣

太尉衛國公爲并州從事到職未旬月忽有王山人者詣門請謁公命與坐乃曰某善按寘也公

初未之奇因請正寢備几案紙筆香水而已因
 令垂簾靜伺之生與公偕坐於西廡下頃之王
 生日可驗矣紙上書八字甚大且有楷注曰位
 極人臣壽六十四王生遽請歸竟不知所去及
 會昌朝三策一品薨於海南果符王生所按之
 年

衛公長慶中在浙右會有漁人於秦淮垂機網下
 深處忽覺力舉異於常時及斂就水次卒不獲

一鱗忽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於波際漁人驚
 取照之歷歷盡見五藏六腑縈脈動竦駭神魄
 因腕戰而墜漁人偶話於舍傍遂乃聞之於公
 盡周歲萬計窮索水底終不復得

物之異聞

雷公鑱 辟塵犀簪 煖金魚袋 青龍皮 鄱

陽王墓中自動墨研 日中軟杖子 龍腦香崑

崑子 元先生贈韋丹尙書敝綃 鏤白玉香囊

并玉鑲子長三尺餘 異竹箴長二百餘丈 黃

楊枕文有仙人乘龍形 張公洞翠碧 中

藏上藥 □□□□□□□□□□□□□□□□

□□□□□□□□□□ 桃源洞中仙人碁子

不生澁鐵腰帶 韋殼尙書夢中所得軟羅縵巾

西蜀織成蘭亭 罽賓國黃金衣 筆管上鏤

盧思道燕歌行 拂林國雕紫文馬腦如小合底

寫國王□□上又小貌亦類之 白玉劍長二尺

餘

已上二十一物皆得其所自或經目識客有疑

問悉用條謹

恒以獨學無師 見異而遷惑於釋老者教年注

濫於稗史小說字言者教年今鉅後省前愆以記醜

博為戒則手抄說類已盈數帙且多付之剞劂矣然

君子擇善而從之口皆學向也執中以觀羣言未必

能為大成之一助若夫錄種頭黠鵠之對字以勸德

之陳秋果以幾有子不欲其事如王之語解解人而言
何以加諸若其他奢淫之習之宗謂吾思天下事難理
則宜飲醲耐以日醉解嗚呼此唐之可以子振之君
子觀此之可以知乃夫古者乾隆庚寅四月十七日梅
峇陸恒後於音晉空二西宗

松牕雜錄終

灌畦暇語序

灌畦暇語者何老圃騰頰之云也嘗憶早年血氣
未定鋪方紙運寸管自許不落人後亟起以干一
旦之名良甚苦辛力盡志殫僅能如願終以枯腸
不貯機穽不能隨世低昂中年以來漸識悔吝顧
胸中有所謂刮磨者蟠不得吐則更自懲艾伏不
敢發乃知昔者所爲辛苦以求者大可怪笑非但
無益抑爲有妨嗚呼大丈夫亦安往而失其貧賤

者哉於是決意勇退脫讖纓弁故邱之旁有地彌
馴蛇行趨隰土氣沃衍甘井在前不病於汲除治
以蒔蔬咸曰宜哉夫藉暄於春陽射利者不爭資
潤於泉脈乾沒者不忌而又繼日以從事其爲力
可以不匱卒歲而計入其爲收亦足糊口每風日
好時舉壤悅暢負杖曳屨暫出郊塹比鄰之人偶
相與立曹相與談忽覺胸頤咄咤故態橫發或童
顛之叟或粗有知識之少年時時相顧捧腹一笑

意雖不倫棄亦可惜因取而疏之以其緣隙日乃
有得也故以暇語題辭

灌畦暇語

唐撰人闕

平湖陸烜子章訂

堯不有其耳目者也寄其視於舜而四目以明寄其聽於舜而四聰以達堯與舜一體之化也故舜饗大功二十堯無得而名

老圃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無已則有如秦之二世矣乎二世唯不能視也而寄其目於

高庭下步不容跬高指鹿以爲馬二世唯不能聽也而寄其耳於高盜滿山東民胥爲仇而曠不得聞身死望夷之下秦祀忽諸雖菹醢高庸何能及故曰堯舜之事不可以不察也

彭寵以漁陽叛光武爲之盱食會其奴斬寵首以自歸帝喜封奴爲不義侯

老圃曰天下之惡均也惟害人之叛已也是以有討奈何奴利其主而以侯不可以訓矣有天

下者有大物也不可以私意持也高帝微時數窘於丁公顧而語之曰天下未定兩賢豈相厄哉丁公以是免及帝卽位執而僇原闕

子齊初應舉時行其文卷有所謂中謨者大爲昌

黎韓公愈所賞以詩贈之云丹穴五色羽其名爲
鳳凰昔周有盛德此鳥鳴高岡和聲隨祥風窅窕
相飄揚聞者亦何事但知時俗康自從姬且死千
載閱其先吾君亦勤理遲子一來翔其見獎重如
此公復爲延譽於主司以是子齊之聲響於廷右
矣會爲主司所擯公論大屈公咨嗟久之又爲之
賦鴛鴦之章其詞曰鴛鴦駘誠齷齪市者何其稠力
小若易制價微不難酬渴飲一斗水飢食一束芻

嘶鳴當大路志氣若有餘騏驥生絕域自矜無匹
儔牽驅入市門行者不爲畱借問價幾何黃金比
嵩丘借問行幾何咫尺視九州饑食玉山禾渴飲
醴泉流問誰能爲御曠世不可求惟昔穆天子乘
之極遐陬王良執其轡造父挾其輶因論天外事
恍惚令人愁駑駘與騏驥餓死余爾羞有能必見
用有德必見收孰云時與命通塞皆自由騏驥不
敢言低回但垂頭人皆劣騏驥共以駑駘優喟予

獨興歎才命不同謀寄詩同心子爲我商聲謳

老圃曰釜量之於多寡非所受則不能容丈尺
之於長短非所準則不能度故無仲尼則微生
可以言直矣申棖可以言剛矣柳下季不得以
爲介矣孤竹君之二子不得以言廉矣是以士
誠自脩也而時或莫之知則有湮阨而不聞白
黑混淆就猶而孰薰卒然而得名世之士加至
誠由直道以少振其撓顧不快歟予嘗諷韓之

二詩三復熟讀而不能去手興感所至則徃徃
爲之墮睫吁後來豈復有如斯人耶

甯戚欲干齊桓公厥路無從飯牛車下逢桓公夕
出戚乃扣牛角而疾歌商聲之詩詩曰南山矸白
石爛生不逢堯與舜褴短布單衣不掩骭黃昏飯
牛至夜半長夜漫漫何時旦桓公聞而異之命後
車載之歸與語大悅擢爲上客而預聞國事其後
楊惲以列卿被放因與孫會宗書其中有秦聲之

詩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豆一畝落而爲箕
人生行樂爾須富貴何時是時有與惲不相能者
謗其語以上聞孝宣帝大怒下之吏當以大臣怨
誹罪及三族

老圃曰嘻南山一也其託以諷亦一也放其情
詞甯語尤爲深切然一則以封一則以族豈所
遇者不同歟抑楊涉於有情而甯特遊於疎遠
者歟夫人主內貯私意則聰明不開聰明不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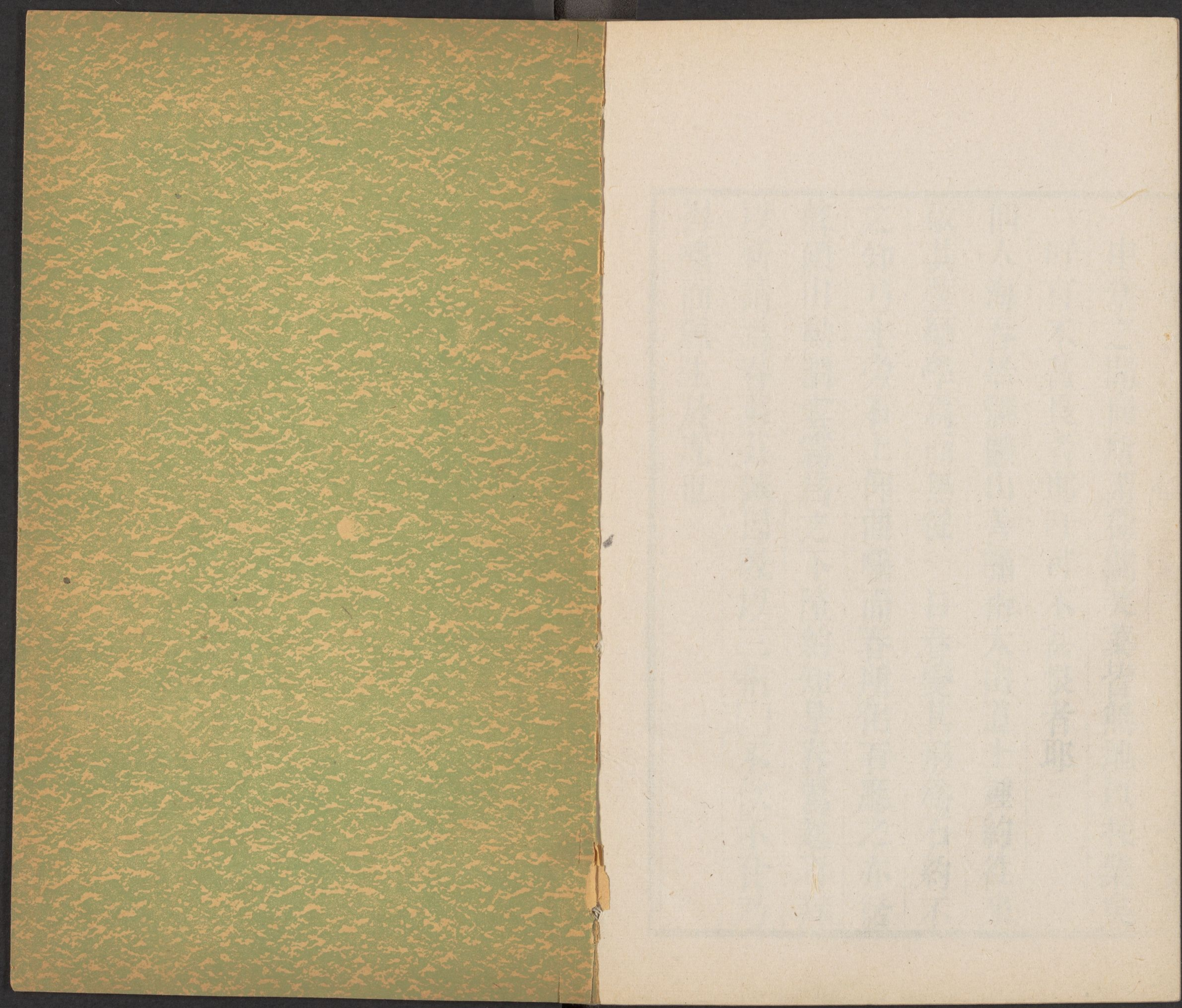
則橫生忌諱橫生忌諱則直言不聞而廷有非
辜矣讒基之黨又乘之以危中國士噶曾謂孝
宣帝其不及齊桓公者遠矣

後漢繁欽傷世道剝喪賢愚隱情上之人用察不
至而小人得志君子伏匿於是賦生茨之詩其詞
曰有茨生蘭圃布葉翳芙蓉寄根膏壤隈春澤以
養軀太陽曝真色翔風發其粍甘液潤其中華實
與氣俱族類日夜滋被我中堂隅

老圃曰欽之托興也甚可畏也甚可畏也夫茨
之生於蘭圃也始並驅以處而已矣未有害也
漫不知禁則枝葉粍舒而能翳芳草矣又不知
禁則將疑於似是而世之寵光必聚於其所矣
膏壤也春澤也太陽也翔風也甘液也寵光不
一之譬也始萌其根株又發其顏色始毓其軀
幹又流其氣脈其眷眷至於如此則茨之積也
安得而不厚茨之積也厚則族大類滋彌滿於

中堂之間向所謂猗蘭芙蓉皆無地以托業矣
吁可不甚畏者耶吁可不甚恨者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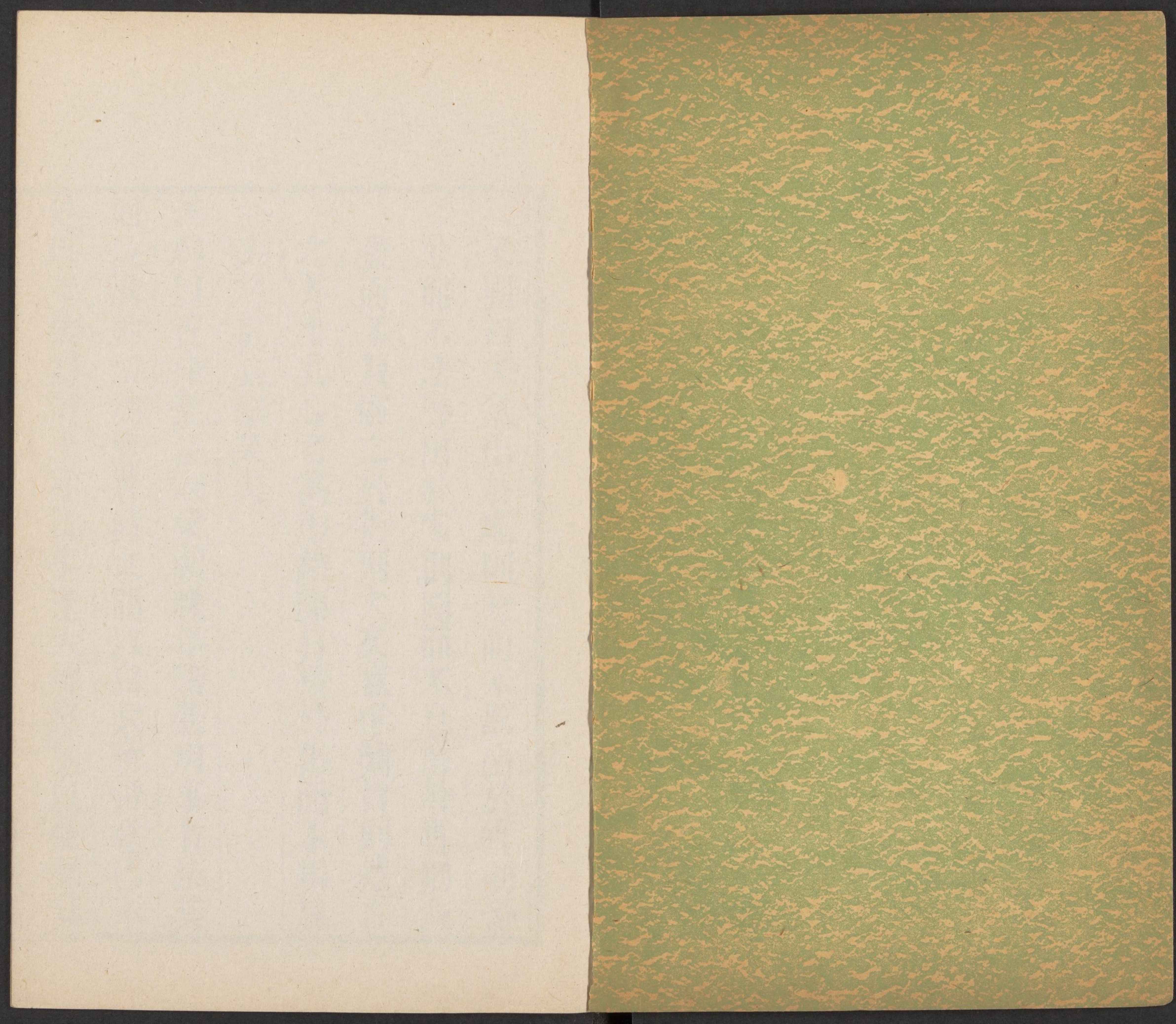
仙人海春居髑髏山善嘯術太山道士鍾約往來
敬其藝願學焉而無從一日春變其形爲石約不
之知乃坐旁石上仰面嘯而春所化石應之亦發
聲傾山動澗雲霧爲之下墮約知是春驚起再拜
以祈請焉春哀其誠因教以三術□不飲不食乃
得嘯而風生於虎也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FEB 1 1932

2
TCHL 9100/4216





老圃曰夫氣出於虛則凝而不散畱於實則鬱
兮而不達聲出於虛則圓而不息畱於實則澌
盡而不發虛之於術則大矣豈惟嘯旨則然古
之善事其心者萬形錯陳日接於化而不怛風
生於虎其細矣夫

沈約以佐命勲位冠梁朝晚年諸進用事者忌其
固位取約所爲鹿葱詩乘間以白武帝帝意已不
能堪未幾得道士赤章事遂大發怒約以憂死其

詩曰野馬不可騎兔絲詎宜織爾非萃與蒿豈供
麋鹿食

老圃曰君子之於言不可以無擇也身處嫌疑
之地而口陳形迹之語加有媒孽之人爲構於
旁沈之不免也固宜故曰禍藏於眇微微物不
可以不戒

周禮金石有一定之響故諸音皆受鐘磬之均至
於饗燕堂上不懸金石則以笛有一定之調故諸

絃歌皆從爲正也晉世列和善爲笛筍勗常欲依
十二律作十二笛令一孔應一律和曰太樂東廂
長笛尾長四尺三寸今若取其下徵之聲於法聲
濁者笛當長計其尺寸乃五分有餘和昔日依之
不可吹也勗又問和曰若不知律呂之義作樂音
均高下清濁之調當以何名之和曰每合樂時隨
歌者清濁聲假聲濁者用三尺二笛因名曰此三
尺二調聲清者用二尺九笛因名曰此二尺九調

漢魏以來相傳施用不能改也

老圃曰古人遺樂其不可復矣乎昔以絃歌受
笛之均今以歌聲定笛之調律與笛孔不能相
當此正東西之相反也漢書言雅樂者有制氏
但習其鏗鏘而不能言其義傳至列和蓋以成
譜相授爾然則後之作樂者將孰考正也文王
之詩曰於論鼓鐘於樂辟雍言有義爲可論有
理爲可樂也吁道之不明也道之不傳也盈於

耳目之接者舉是也而何有於笛哉

管仲有疾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疾病矣若有不
可諱亦將何以詔寡人管仲對曰微君之命臣也
臣固將謁之雖然君猶不能行也公曰仲父命寡
人東寡人東命寡人西寡人西仲父之命寡人敢
不敬從管仲攝衣冠而起對曰東郭有狗嗾嗾且
暮欲齧我假而不使也公惟愛味而易牙善調以
鼎飪事公公曰我唯嬰兒之未嘗易牙退蒸其首

子芘而進之夫人情非不愛其子也於子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南郭有狗嗙嗙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喜宮而好妒豎刁自刑自理公之內人情非不愛其身也于身之不愛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西郭有狗嗙嗙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有疾而迎機堂巫氏乘公之意而敢爲誕言夫言心聲也於心之敢欺將

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又言曰北郭有狗嗙嗙且暮欲齧我猴而不使也公惟愛整而樂人之飭衛公子開方事公十有五年不歸視其親於親之敢忘將何有於公臣且死君必去之桓公曰諾管仲以手加頰曰臣之願畢矣今臣之屬氣奄氣將盡願君不念臣之言臣目則能瞑矣管仲死既葬桓公盡逐四人者居數日味不慊於口而反易牙宮中之辨不理而反豎刁苛疾

潛隱明詩 十一
間作而反堂巫朝行亂倫而反開方桓公嗟聖人
固有悖矣乎其後期年四人者果作難圍公宮而
不得出入有婦人從竇以見公公曰吾饑欲食而
外不饋吾渴欲飲而漿不至吾不知作難者誰也
婦人曰易牙豎刁堂巫公子開方四人分齊國塗
十日不通矣公曰嗟聖人之言長乎哉吾何面目
見仲父於地下

老圃曰蔽惑之於心術也顧不恠哉始桓公取
夷吾於仇讐而屬以國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
宜若同心共體之不如也晚節末路而其顛錯
如是夫仲父以爲狗矣而公會不能少悟不能
以頃而去也嗚呼撫四封之境位於人上而乃
與羣嗷嗷者朝夕以從事其於危邦殺身也直
立而須之爾蔽惑之於心術也顧不恠哉

戴逵作閒遊贊旣曰巖嶺高則雲霞之氣解林藪
深則蕭瑟之音朗其可以藻玄瑩□□其皓然者

矣又曰凡物莫不以適爲得以足爲至彼閒遊者
奚往而不適奚待而不足又曰奇趣難均玄契罕
遇終古孤栖於一岳獨玩於一流苟有情而未忘
有感而無對則輟斤寢絃之歎固已幽結於中林
驟感於遐心

老圃曰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夫宇宙上下
今古來往總總衆念管乎是矣又奚爲惘虛而
畏獨又奚爲矜羨而聘合古之至遊者不出於

戶牖之間而高覽於八紘之外內視反聽於几
席之上而萬有不同之態度皆無以逃其察和
光混融大同而爲一孰恃而比承孰取而藻瑩
未忘之情付以理遣而無對之感寄諸忘言者
矣異哉安道未始知遊者也

元道經云萬性之中至靈者人與天地同生於虛
無之始因元氣而結以成形天地能安靜和柔不
移於本常守虛無湛然不勞得自然之道元氣不

散故能久長人緣生想移於本性目妄視耳妄聽
鼻妄香臭口妄言味身妄作役意妄思慮是以六
賊交攘元氣消散而壽命不永

老圃曰其然豈其然乎夫人之與天地俱空中
之一物耳一晝一夜園周之度其間不容息然
閉天地奚爲而安靜全盈消滅震曜動薄其爲
力亦可以言勁矣然則天地奚爲而和柔彼日
月雷風水火山澤之森乎兩間也與人之所謂

耳目口鼻身意則一而已矣天地失其行元氣
有伏有逆則爲燥濕繆盭之變人失其準元氣
有壯有衰則爲偏俱痊毒之疾真與妄對祥與
肯反天地果無以異於吾人也大丈夫志氣挺
特固當立遠大之見窺造物者之所以物物而
不當物於物以橫生欣恥也夫蛩蛩之謀止於
善草周周之計利在啣翼穴深尋焉則臂不能
探矣吾懼人之短於是說也聊復援筆庶幾解

頤

虞書曰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又曰簫韶九成鳳凰
來儀又曰舞千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夫百獸非
一類之種也鳳凰不時有之物也編作於列比竹
奏於庭飛走上下如應契券彼苗民之頑也攻之
以兵而不諱矣秉朱執翳近在階廡之下而江湖
數千里之外報以七旬之速是亦有說矣乎

老圃曰然則所謂心術之化也夫心術之化不
待使令號召也而其答如響書曰光被四表又
曰格于上下夫堯舜氏所乘者神光也神之所
攝光之所燭燎雖四表上下無不和來然則非
一類之百獸不時有之鳳鳥與夫頑不卽服之
有苗動蕩鼓舞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者也故曰
惟神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

客有吹籟見越王者上下宮商和而王不喜或奏
壘音焉王大說

老圃曰人之所以相動者心精也心精之所接雖物而受其所不接雖精勿畱噫嘻天下未始有真好惡者也則夫持其絕伎以幸人之必察難矣夫

昔蒲且子善弋者也詹何聞而悅之從受其術而以釣聞於楚國近吳道玄亦師張顛筆法而世傳其畫以爲卓絕

老圃曰古之善學者不師其同而師其所以同同者迹也所以同者心也故騏驥以善走絕其羣矣今馬之能走者豈必隨其餘步哉顧所以滅景追風者有不在是故也彼學弋而得釣臨書而善畫特轉移之頃爾古之善學者蓋又有爲方而不以矩爲圓而不以規及其又進於此則注其想動其神千變萬化其迹旁岐詰曲不可以爲方卒其所以師焉丙丙如丹夫是之謂善學迺如吮毫而勘筆畫之豐省蹲磯以辨竿

線之浮沉詹吳且不爲而况不爲詹吳者乎故
禹行而舜趨子張氏之賤儒也

青丘生喜馳騫其意焦焉惟恐其不及也中年而
感內熱之病消中煩燥百方以營之而不能良已
往見北宮蒙而告憊焉北宮子曰子知夫重之與
輕乎如手揣權衡而璽印塗也誠能以其所重而
加其所輕子之疾雖不營猶可爲也青丘生歸而
自失悉捐其故所有者而遙思於北宮子之言疾

則少間

老圃曰有是哉夫捐隨侯之珠以邀千仞之爵
人莫不怪且笑焉爲其所用者重所求者輕也
然則生之於已也又豈直一隨侯之重者耶青
丘生亦弗思之甚者

舊說磐古氏之死也頭爲五嶽目爲日月脂膏爲
江海毛髮爲草木又云頭爲東嶽腹爲中嶽左臂
爲南嶽右臂爲北嶽足爲西嶽又云泣爲江河氣

爲風聲爲雷目瞳爲電又云喜則爲晴怒則爲陰
老圃曰信斯言也則是磐古氏未死以前未有
海嶽江河草木於下也未有日月風雲雷電於
上也未有晦明陰晴於中也然則磐古氏何所
運其想而生何所植其足而立何所注其耳目
而爲視聽何所取其甲子而爲春秋爲說如此
是謂大有茫洋而不近事之情無已則假爲之
詞猶之可也其意若曰磐古氏天地萬物之祖
始也覆燾祐祖廣大雖不可以爲量要其大形
實無以異於一人之身嶽海之遼絕亦尻背之
間耳故曰無已則假爲之辭猶之可也
文人不原事情多承用寓言以爲實如曰堯之時
十日竝出石爛山焦堯不勝其毒使羿毅弓矢而
射之落其九而所存者一今之日是也

老圃曰是何言之悖也如是夫水火之精上見
於天日月是也其分爲晝夜其象爲坎離其義

爲陰陽堯日有十月當有幾就令十日竝出弄
安得射而落之是何言之可哂也如是我聞堯
有十瑞曰芻化爲禾也曰神羊觸佞也曰屈軼
指邪也曰景星見於天也曰醴液發於地也曰
甘露零於野也曰鳳皇止於庭也曰神龍遊於
沼也曰萑莆生於厨也曰歷草立於階也太古
鴻荒未有名數三墳河圖之書以草木換易記
其時及黃帝氏迎日推策大撓作爲甲子於是

始有紀年之次自甲至癸爲日之數十蓂莢之
未生也十日之義俱晦而藏既有蓂莢則有晦
朔有晦朔則十日之義俱出而顯爲其有晦也
而不亂故也十日竝出其義如此

商陵牧子娶妻五年而無子父兄將爲之改娶其
妻聞之中夕倚戶而悲牧子愴然而歎乃援琴而
爲別鶴之操其詞曰將乖比翼兮隔天端山川悠
遠兮路漫漫攬衣不寢兮日忘食

老圃曰古者娶而無子大義當出雖然人之所
以爲人者由其情隱於中故也夫五年之聚匡
牀是同一且而以爲胡越寧不慨然潘安仁初
喪其偶作爲哀永逝之詞而賦悼亡之歌夏侯
湛見而歎曰是文生於情歟將情生於文歟覽
之喟然令人增伉儷之重由是以攷商陵牧子
之撰其亦可以厚人倫者矣

大禹時天雨稻故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
民吳桓王時金陵雨五穀貧民家則有富室則不
及

老圃曰天理冥漠常恐不與人相響答壽跖而
天顏知命者不敢怨夫雨穀非天之常也損有
餘補不足凡皆若金陵之事則物無失職矣孔
子有言曰君子周急不繼富訓天之明故也後
之宰世之匠庸詎而忽諸

凡珠龍所吐者名龍珠蛇所吐者名蛇珠越人諺

云千畝木奴不如龍珠蛇珠千枚不及玫瑰

老圃曰夫物皆有本性由其所出不同故貴賤懸別乃若蛇之所吐其精熒熒必有遺肖者矣名之曰木奴其賤如隸雖數彌千多亦奚益越俗誠陋固知其不敢以望龍珠也嗚乎周人以鼠璞爲珍宋人謂燕石爲寶曾謂周宋而越人之不如

風俗相傳臘日磔鷄立春日磔狗大史丞鄧平說所以迎刑送德也大寒至常恐陰勝陽故以戌日臘戌者土氣也用其日殺雞以謝德雄着門雌着戶以和陰陽調寒暑節風雨也月令九門磔禳以畢春氣蓋天子十二門東方三門生氣所出入不欲以死物厭之故獨磔於九門犬者金畜禳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日以畢春氣

老圃曰異哉吾嘗學洪範五行之說夫萬物之

變也緣於氣其化也因於形生而復死死而復生謂之變自幼而壯壯而老謂之化木陽之生也其色青其聲也角角之爲言動也火陽之成也其色赤其聲也徵徵之爲言止也金陰之收也其色白其聲也商商之爲言疆也水陰之藏也其色黑其聲也羽羽之爲言舒也土王四季其色黃其聲也宮宮之爲言容也明天子在上賢宰相理物使羣有司百執事之人分職而效

命庶績無不得其宜則五物以時叙寒暑不忒愆伏不作萬物各由其道陰陽各得其理性命極其高大顧不此之求而磔禳以弭變揮人之所當事者而移責於雞犬彼物之微且賤者死何有於揮吾獨以爲不訓於洪範之所以言爲之太息

貞觀三年王珪爲侍中文皇帝以太常少卿祖孝孫教官人聲樂不稱旨切責之珪與溫彥博進曰

孝孫雅士陛下忽以教女樂責之臣恐天下怪愕上怒曰卿等皆我腹心奈何附下罔上反爲孝孫游談也彥博皇恐頓首謝珪獨不拜徐曰臣本事前宮罪已當死陛下矜恕性命不以臣爲不肖而置之樞近責臣以忠直今所言實無私意陛下忽疑臣是陛下負臣臣決不負陛下上默然而起翌日謂房克齡曰自古帝王能納諫者固難周武聖人尙不用夷齊之諫宣王賢主杜伯乃以無罪死朕每夙夜以古爲鑒昨責珪等今猶慙悔公可爲敕勿以此事遂不進直言

老圃曰臣觀文皇帝天姿聰明從諫如流直千載而一遇希濶不可逢值之真主也其言反覆懲艾直使人涕下而不知禁大丈夫逢人主如此顧不能明目張膽出胸中勁正之氣以報萬一真無足觀者彥博碌碌如轆轤底穿鼻犢爾一被頓抑則貼妥從服之不暇當爾之時微王

侍中挺挺不少屈上意未必廻也如孝孫者身
爲雅士而甘心以藝授官禁雖殺之何足道第
諍臣角折而言沮豈不使人喪氣吁君臣相遇
以脩大功堂堂不拔之基流美於無窮厥有由
哉詩不云乎念茲皇祖臣觀今日之勢固宜以
皇祖爲戒也

元魏宗室子直封真定公鹿念爲國中尉每勸子
直必厲以忠廉之節嘗謂子直賦詩二章其一云
嶧山萬丈樹雕鏤作琴瑟由此材高遠絃響藹中
葉其一云援琴起何調幽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
莫使絃響絕子直由是感悟卒爲賢公子

老圃曰鹿子之詩文義博約真風人之作也豈
惟子直後之好脩之士取而玩諸必有以動盪
其善心者矣嘗怪麟趾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
之時夫侈足以滅性靡足以毀則凡爲公子者
實有焉今一爲善言所誘掖乃能改節以自整

飭由是以考麟趾之公子亦必有所自者矣吁
鹿子可作吾願納交於其門

周官保章氏志日月星辰之變動及九州之域各有分星凡五雲之物十有二風皆謹書之眡祲記十輝之妖祥占夢掌六夢之吉凶吉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令始難毆疫

老圃曰天地之與人也皆空中有形氣之物爾故其精氣上下流通攝授莫不圓融而爲一其

不出入於五物之間有揮散而見於形象者凡耳目之所接夢覺之所見如環○○如且晝之次昧者曾不之知也聖人者智足以探幾物之先而逆知其所以然然且爲舍萌贈夢之法始難毆疫之官妖祥變動愬而不敢懈也吉凶與民同患於是乎在

坡東黃仲秉問事心養生之術於老圃

老圃曰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夫因虛而運想想

成則以虛而爲實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嚮於
虛矣昨之所謂實若一聚之烟也從無而有形
形立則以無而爲有有亦不可以爲常也復且
嚮於無矣昨之所謂有者一窖之塵也故曰心
奚足事生奚足養且烟之起止塵之囂寂風定
氣除了復何在子試嘗觀所謂灰矣乎五木之
火皆託傳於木焱焰旣合五者如一火木之極
然後積而成灰木轉而火火轉而灰灰之所積

者深矣生之謂性性之動者之謂情性本定也
而不必其有定者焉是水中之波也情之有所
轉也而不必其有轉者焉是沙中之金也沙中
之金由粗以聚聚則極而爲沉其沉也重水中
之波由湛而揚揚則極而爲浮其浮也輕積輕
者所以幻虛也積重者所以幻有也嗚乎吾所
聞於我師者止是矣心奚足事生奚足養子亦
嘗擇焉於吾言者矣

太古之時精稜未分善惡之類力敵則戰吞噬搏格無有已時上帝憑怒實生聖人以為君長復為之正陰陽之氣以分別處之使無相奪倫然後稍莫厥居然尚有五方毒龍獬豸蟲蛇之倫吮牙伏爪雜處於覆幬之間上帝有命凡生物抱理之不直者迺得日取以供血食日月既久貪饕無制憑其凶威淫及善類二帝三王之世聖人有憂焉始立官師設厲禁止的礪鍤戈矛刀鋸削格羅落無

所不用以與之從事會上帝亦自惡其虐害勦厥族孕惟獬豸一種不侵暴而易制畜又其天性雅嫉邪佞一接其目則必蹶之以角糜潰腎腸盡食之然後快故堯獨育其種使司邦直及舜以在位舉十六相去四凶成大功二十於是正人志得隱黨自消朝廷中外清明如洗獬豸不得其所以食其族類咸以餒死自此觸邪之獸絕迹矣

老圃曰二漢以來不常治也不常清明也當其

否閉之世羣小人曹立朋居巧擠善良外如韋
柔戚施不足畏忌而中實憐毒過於鏌鋤一語
一言之不酬徃徃殺人而傾邦意者觸邪絕迹
彼略無所禁則求其不肆不可得也嗚呼曾謂
堯舜氏仁民而愛其澤僅及當年而顧起來患
後害迺如是之酷曾謂上帝尊嚴高目而下耳
獨邑邑憫憐於鴻荒之初而顧末代紛糾則暝
昧眇邈如不聽聞豈其世數下遷民德澆僞業

果所招遂不可○○者耶不然則回視五方毒
龍虺猢蟲蛇之倫吾以其爲猶甘棠而况於獬
豸之種耶

周官蝮氏掌去蠹黽鳴出焚牡鞠以灰洒之則死
老圃曰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
其害如是之詳也於是耳目之接氛垢踣囂其
爲害也薄矣夫蠹黽鳴蟲自以其氣作之爾蓋
無意於亂人之聽也然且斬艾之屏斥之曰必

其絕類乃止嗚呼聖人之於民也甚愛惜之而謹去其害如是之詳也

世有常言曰一作一止知人表裏故諸葛孔明入五原軍既退司馬宣王按行其營壘處歎曰真天下奇才也

老圃曰操作舉動出於心術而指揮顧盼之間乃與事接人果不難於識知也世之昧者元黃到眼而不能主其色輕重在手而不能分其權

卒焉而使遇天下之奇才烏能察其彷彿也是以唯司馬仲達乃能與孔明竝而爲堅敵其有以夫

齊景公病水十數日矣夜夢與二日鬪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如其死矣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公之門以車迎占人占人至晏子告以故使對公曰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瘳居三日公病大愈召占人而將賜之占

人曰非臣之功也晏子實教臣公將賜晏子晏子曰使占人以臣之言對故有益也臣身言之則不信矣

老圃曰夫言有道得其道則聽者信疑者決失其道則聽者悖疑者惑晏子可謂知言之所從矣世之占人倚其書以徵災祥智之劣於晏子者豈可以爲數量

宋向戌欲爲彌兵之盟子罕曰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兵之設久矣所以威不軌昭文德聖人以興亂人以廢子求廢之不亦誣乎韓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也小國之大災也將或弭之雖曰不可必將許之

老圃曰然子罕之言不爲無理也兵者聖人之所不廢也有天下聚人羣如之何而廢兵自隋失其德真人受命東略西撫以至大同者兵之功也愚嘗略計大功之後戶口耗半生理天闕

墟落莽莽欲無人聲以是而觀合左師韓宣子
仁人也哉九原可作吾寧與歸

田狩之事削格且罕之具機繳弓矢之器鷹狗搏
噬之用所以命獲者也望其中有委佗而不能動
者所建之旃也旃無預與獲事而凡所以命獲者
皆取進止焉弊禽而獻功率效之於其中

老圃曰旃之所以爲旃以無爲而集事其有以
似夫吾君子也羣工百有司口效能吾君子或

不能爲也而能爲之主然則上之於下其分勞
役也久矣故吾君子之所以柄以計者不可以
不察此也

宋景公使弓工作弓九年而成復於公曰臣之精
力竭矣公登箕山而射矢踰西霜之山集於鼓城
之東餘力逸逕飲羽於石梁

老圃曰弓工以死成其藝景公用不能遺其所
長是以其傳於世者爲足道也嗚呼士有脩理

亂之方出入於皇王之際心殫志竭以死守其術故不遇如景公者肯捐晷刻之暇力試嘗於鉤弦注矢之間則將弓與人皆湮沒而無聞飲羽石梁何從而發其勁也悲夫

右灌畦暇語非完書也余頃僦居京城之西一日有賣雜物者過門見其篋有故書數種大抵首尾不全灌畦暇語一編尤爲斷爛余以數十錢購得之愛其出言皆有微意可爲

破顏因料理其可讀者才得三十許條餘不可刪取者尙三分之一甚可惜也他日好事君子如有善本幸爲我足之天順八年十月茶陵李東陽識

唐人喜拈弄小說率以奇艷瑰麗勝場獨此澹畦暇語一書疎朗之筆墨間都有異趣殆說之近乎子者柳子厚非國語或踵是書而成未可知也此爲李西涯先生手抄本余復校正

謬字二三以付剗剗之圃姓氏不傳而傳矣乾
隆丁亥七月望日平湖陸烜後

